

专访：十三年的呼唤

（明慧记者荷雨多伦多采访报道）“一天清早下了夜班，我照旧直搭地铁赶去中国城讲真相。那些年，我几乎都是坐在地铁上打个盹休息一下。快到站惊醒时，我发现有人在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当与那道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目光相遇，那男子尴尬地低下了头，他复杂的眼神里已没了往日的轻蔑与仇恨——他就是那个在中国城多次骂我，曾眼喷怒火、撕碎我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的男子。目睹我一大早一身困乏地赶去中国城，他既内疚，又感动……”

“他从此开始有了笑容，当再给他真相资料时，他很友善地说：留给别人吧，我都明白了。后来又一次在地铁上相遇，当时只有一个座，他让我坐，说：‘你那么辛苦，你坐，你坐！’”

凤英曾在中国国内一家省级医院工作，现居加拿大多伦多。回忆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她对那男子当时的眼神仍印象深刻。“他原本也是个斯文人，也许是这场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惨烈得令人不敢相信，他曾宁肯相信中共所说的法轮功背后有‘反华势力’，我们在旅游点和中领馆讲真相是‘受人雇佣指使’，是为‘每天挣几十块钱’；党、国不分的他曾冲我破口谩骂：‘你有时间，你去打工啊！一天为挣几块钱站在这里，丢中国的脸！’他无法相信我长期利用上夜班挤出白天的时间来告诉人法轮功真



图片说明：凤英（右）一家人

相，不拿一分钱。”

面对如今容光焕发、乐观豁达的凤英，很难想象她因肝硬化曾在死亡线上挣扎，在绝望中度日如年。幸运的是，十七年前，她修炼法轮功后奇迹般地摆脱了病魔，重获新生。像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身心受益的凤英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毅然站出来，向人们讲法轮功真相。最初时，受中共谎言影响，有人恶语、谩骂、骚扰、围攻，凤英始终以诚相待，用慈悲消融敌意，令很多人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上面的一幕，就是凤英的真实经历。

2001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难以继，为了维持迫害，煽动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事发后，凤英曾打电话找到那个在新闻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处治“自焚烧伤者”的李迟大夫，调查此事。

“我问他：你们北京积水潭医院是全国最有名的烧伤专科，可你当时对那些‘天安门自焚’伤者的治疗方法不妥呀，怎么用纱布把人裹得严严实实的？对大面积烧伤者，你怎么不作无菌隔离，还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啊？还有那个严重吸入性烧伤的小女孩，气管被切开后四天怎么就能说话、唱歌？这些都有悖医学常识嘛。‘自焚’到底是咋回事呀？”

李迟说：“我们有规定，要接受采访，须经院党委批准，否则，拒绝

回答任何问题。”然后就匆匆把电话给挂了。

凤英说：“重度烧伤者应被安置到无菌间严格隔离消毒，连医生护士都要尽量避免进出，以减少感染机会，怎能允许记者随便手拿话筒近距离采访、拍特写镜头呢？明眼人一看殃视‘自焚’就知是造假。”

“如果中共不迫害法轮功，整个社会将人心向善，安居乐业，今天的神州大地会是另一番景象。可叹西来幽灵砸烂了华夏文明，以无神论和物质利益扼杀人的良知，甚至把‘白衣天使’变成活摘贩卖人体器官的‘杀人恶魔’！中共迫害天法，正将绑架着世人的死亡列车开向毁灭的深渊。可怕的是，还有人浑然不觉，以为自己过得好，以为迫害法轮功与己无关。实际上，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十三年来，像凤英这样一群平凡而又非凡的修炼人，在谎言的恶浪中，在非法刑讯、判刑和虐杀中、在被曲解和歧视中，用真止伪，以善制恶。他们日夜奔忙，用对真、善、忍的实践与坚守为他人捧上平安的未来。

可贵的中国人啊，切莫辜负这十三年的承受，十三年的呼唤，十三年的期待！◇



图片说明：中央电视台“天安门自焚案”中的“烧伤病人”，记者不穿卫生服，不戴口罩，大胆采访。

首届大马女子马拉松赛 天国乐团受邀演奏



首届马来西亚女子马拉松于2013年4月7日，在雪兰莪州首府莎阿南正式开跑，这项由马来西亚铁人有限公司主办、莎阿南市议会支持的马拉松赛，吸引了两千位女士报名参加三项不同路程的竞赛。比赛当天，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出席进行演奏（图）。

回忆当年炼功点

【明慧网】修炼法轮功前，我患有腰椎劳损、风湿性关节炎、子宫肌瘤等多种疾病，由于药吃多了胃也痛，苦不堪言，弄得我脾气暴躁，心烦意乱，总往女儿和丈夫身上出气，搞得家庭气氛很紧张。

一九九五年三月中旬，我在同事家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于是我到处寻找炼功点，五月一日，我和丈夫到琴台公园，丈夫老远就看见法轮功简介，很多人都在看，炼功场面很大，很多人都在打坐，旁边还有人在义务教功。我们走到跟前看了一会儿，马上就有学员过来亲切地介绍法轮功，并告诉离我家距离最近的炼功地点。

第二天，我找到硚口文化宫，一进门就听见悠扬的法轮功炼功音乐，很快就有学员过来热情耐心地教我炼功动作。《转法轮》这部书使我整个人的思想境界完全变了，让我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当时我的心情又激动，又高兴。

那时我们每天早、晚都在炼功点集体炼功、读《转法轮》，越来越多的人走入法轮功修炼。有一次参加集体炼功，从古田路到黄浦路，全是法轮功学员在街道两边炼功。那时法轮



图片说明：李洪志师父在武汉共举办过五期法轮功传授班。法轮功备受武汉人民喜爱。这是 1997 年由 5000 多名武汉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列队组字，上部分为法轮图形，下部分为“真善忍”，场面宏大，震撼人心。

大法传遍了整个武汉各个角落。

我所居住的军事学院，由于修炼的人数增加得很快，也自动地形成了一个炼功点。学员大多数是教师、医生、教授等。从此我们白天在学院草坪上炼功，晚上有时在学院大礼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或者是在小会议室交流修炼心得。

有一位老教授患直肠癌，学炼了很多气功都不见效。学了法轮功后他癌症痊愈了。后来他工作的部门组织老干部检查身体，医生都知道他曾是癌症患者，没想到他的检查结果比年轻人还要健康。他很自豪地说是法

轮功救了他。

还有一位同济医学院的教授，长期头晕，还伴有其他的病症，每天十点起床，不能上班，只能在家里写论文。他学法轮功后不久，就骑着自行车上班了。

有一位学员是歌唱演员，声带小结，开刀后嗓子哑了。当时她只能听别人读《转法轮》，有学员告诉她：你也可以读。她哑着声音读。可是到第三天的时候，她的声音亮了。她激动地跑到医院告诉医生：我又能唱歌了！是法轮大法让我从新唱歌了！（文／武汉大法弟子 诺言）◇

挪威女教师罕见的风湿病消失了

【明慧网】西茜住在挪威西部沿海城市斯达万格，她说：“当时我被诊断得了一种罕见的风湿病，整个身体的软骨组织，包括心脏都有可能受到侵蚀。当时我已经服用可的松一年了。我曾经询问过医学教授如何才能避免使用激素。我得到的回答是我必须终身服用这些药物。他认为没有任何方法，无论是食物还是改变生活方式都不能使我成为健康的人。”

2002 年西茜开始炼法轮功，两个月后，西茜感觉到身体变得轻松了，疼痛减轻了，精力旺盛了，在征求大夫的意见后开始减少药量。

2006 年，西茜在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上发言说：“长话短说，今天我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病痛，精力充沛，那些药物已在三年前

就扔掉了，我的身体得到了净化。”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而缺勤。而在几年前我却是经常地请病假，我能够忍受身体的病痛，我已经习惯于它，但精神的疲惫使我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工作。而现在，我的同事对我说：‘西茜，你从来都不生病！’”

宽厚纯朴的西茜一开始不好意思在亲朋好友和她所工作的学校里讲述法轮功和迫害真相，但希望帮助结束这个残酷的迫害的愿望战胜了不好意思的人情，她开始在她所在的学校为学生们开设法轮功课程，并且联系其他学校，提供法轮功课程。

随后这几年中，西茜用自己的积蓄和假期，去各地的健康博览会上介绍法轮功对健康的效应。她的热情讲



图片说明：西茜在海边炼功

解帮助了很多的挪威人认识法轮功。或许是因为挪威人热爱自然与和平的本性，当他们接触到“真、善、忍”法轮大法时很多人都能认同，更有一些人还加入了修炼的行列。◇

四川广汉市罗滕女士十四年被迫害遭遇

(明慧网通讯员四川省报道)罗滕,广汉市兴隆镇法轮功学员,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多次被迫害,更曾一度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最后一次被非法冤判回家后,被迫流离失所,当地派出所曾多次到她家骚扰。以下是她自述苦难遭遇。

我叫罗滕,女,四十一岁,家住四川广汉市兴隆乡八大队十队。九八年喜得大法,明白了人活着的目的是返本归真。修炼后,身体上所有的疾病与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不翼而飞。

第一次:被无故劳教一年半

九九年,我在兴隆场开了一个理发店,理发店生意很好,来理发的人很多,却成了兴隆场派出所迫害的借口,说店里人多在炼功。向彬用手铐铐我,强制我到派出所打扫卫生,每天按照他们上下班的时间去打扫,不给报酬。那时,我的女儿才几个月正在哺乳期,每天给孩子喂奶都要请示。派出所所长郝志杰叫我洗车、洗斑鸠笼子,打扫兴隆镇政府厕所卫生不给报酬,就这样,我的理发店被他们搞垮了。

我经常被他们无故抓到乡政府迫害。有一次把我用拖车拉上去游街示众。在防暴大队,李建新狠狠地打了我两个耳光后,第三耳光直接打在我怀中仅几个月大而且还不会说话的孩子脸上,孩子好久都缓不过气来,小脸上鼓起了指印,嘴皮发乌,好久才哭出声来。李建新又开始搜我身时,孩子看见他时吓得全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身上仅有的两元钱都被他搜走了,我的自行车也被他们收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有一天晚上深夜了,派出所把我从家里抓走,铐在农技校的大树上,乳汁流满衣裤都不准我给孩子喂奶,非法关押我半个月后才放回家。孩子因突然断奶大病了一场,婆母为了带孩子瘦了一圈。

有一次,我在家洗衣服,派出所的邪党人员又来抓我,我问他们要传唤证,他们拿不出来,就把我强行推到面包车上。邻居叫我丈夫,我丈夫



图:描述中共恶人毒打法轮功学员的艺术作品

看见他们几个人在打我,就大喊着:你们几个打她一个,并同他们打起来了。他们把我丈夫铐在黑屋子里。婆母赶到后大骂他们,他们才把我丈夫放了出来。

二零零零年十月,我在慧剑寺发了一张“格庵遗录”被绑架,在兴隆派出所,他们把我吊铐在窗户上,遭到广汉市六一零姜天星、李俊、李建新的暴打,并被劳教一年半。

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我被七中队队长叫张小芳的迫害。我被殷干事、秦队长等恶警用电棍电击我的头部、脸、耳朵。有一次,张小芳在办公室打我,把我按在写字台上猛打,后来我醒转来时,却是在另一间屋子的地上爬起来的,中间过程什么都不知道。因我不“转化”,经常被全天罚站,深夜才准睡觉,每天仅睡两、三个小时,经常被殷干事等恶警用电警棍打。后来我绝食抗议,就被强行灌食,再后来还是被罚站。由于多次遭电击,导致我精神失常了,经常哭,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四川话。

劳教期满后,派出所听说我疯了,他们没来人,家人也不来接我。回家后我是恍惚的,神智不清,目光呆滞,失去记忆,连人都不认识,看人死死的盯着,前言不搭后语。

第二次:被诬陷劳教两年半

我回家后,家里的人看我神智不对,就骂我打我,妈妈用宽竹片打我,用铁铲砍我,受了惊吓,我在院坝里唱起了:“法轮大法好”,引来了很多看热闹的人。小叔子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我疯了。我丈夫打电话叫我收拾

东西走,赶我出家门。我没钱就到同修家去。在广兴街上被原广汉市兴隆派出所黄代敏认出来,他抓住我的肩膀叫道:“罗滕你还跑到这来了!”当时有李俊、姜天星,他们看见我就打。突然受此强烈的刺激,我只知道喊“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师父清白”、“好人被关进监狱,真话不许说,教人向善成了罪过”,他们几个把我推到派出所。风和日丽的天突然刮起大风,雷声大作,瓢泼大雨倾盆而下。雨停后,他们又毒打我一顿。与姜天星一起的小白脸(不知他的姓名)自己编写了笔录叫我签字,我看到他写的:“我说自己没有亲人,还有资料。”我一把撕掉了他编造的诬陷之词。他恼羞成怒对我暴打,姜天星也来打,全打头部。我没有还手,只是高声呼喊师父的名字,他们一听到我喊就飞快的跑向汽车开走了。

二零零二年某月,我回家不到三个月又被他们绑架,这一次他们陷害劳教我两年半。

在劳教所里,每天勾花,白天不准休息,晚上熬夜勾,规定每天勾完两斤多细线,每月只给十五块钱,连买洗漱用品都不够。有一次十五个昼夜不准睡觉、不准眯眼睛;几个月不准洗澡、洗衣服,例假弄脏秋裤也不准洗。有一次被恶警安排的包夹犯人暴打后吊铐在树子上,脚不沾地,手腕被勒烂很深,至今还有疤痕。她们还强迫刘凤霞喝尿,恶警杨正容把黄敏的头撞墙,给她灌水后不准上厕所。有次恶人叫我们诬陷师父,学员彭仕琼抵制她们的恶行,包夹就用东西戳她眼睛,把她打得受不了厕所还不准向别人说。恶警恶人有权随时打骂人,我经常挨打,被电警棍打头部致使精神失常了。

劳教期满,乡干部把我接回了家,我却记不得她们是谁了。邻居对我丈夫说:“你老婆回家时是痴呆的。”

从劳教所回家后,我坚持学大法、炼功,不久身体恢复了健康,又开理发店维持生活了。(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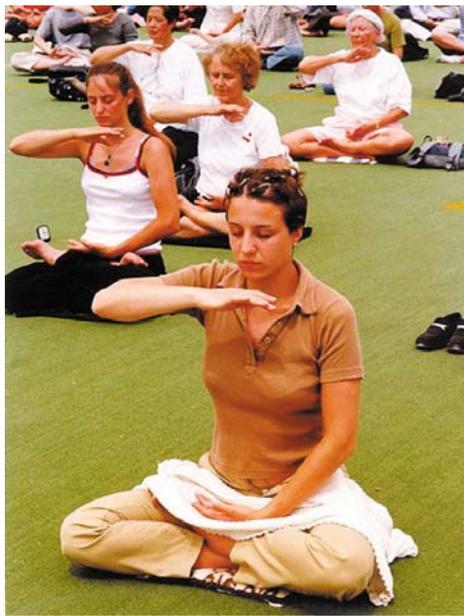
(明慧记者华云编辑)静坐对缓解疼痛比吗啡这样强力的药物还要有效,80 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产生迅速而有效的止痛效果。这是 2011 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的结论。

这个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十五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逐渐将皮肤的温度升至 120 华氏度(约 50 摄氏度),令人感到疼痛。在此过程中,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

此前受试者接受了四次 20 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加热探头被施用的过程中,受试者进行静坐,根据他们的打分,疼痛的不舒服感平均减轻了 57%,而疼痛的强度则下降了 40%。与此相比,吗啡导致的疼痛缓解仅达 25%。

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

静坐止痛 胜过医药



图片说明: 欧洲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

中,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

研究者说,这是第一次证明一个

多小时的静坐可以戏剧性地降低疼痛的感受和有关疼痛的大脑活动。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降低他们的疼痛。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吗啡等止痛药还会让人上瘾。而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且不需花费金钱。

近年来,很多研究都显示静坐对健康的益处。其实这一点早已被广大法轮功修炼者证实。法轮功有五套舒缓的功法,其中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绝大多数法轮功修炼者通过修炼,得以祛除以前的疾病,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明慧网已经刊登了大量这样的例子。

当然,真正达到这一点,只通过打坐是不够的,更主要的是要提高自己的心性,指导法轮功学员提高心性的是李洪志先生的《转法轮》等著作。◇

【明慧网】当“小号、大挂、电击、灌食、毒打、老虎凳,死人床、长时间劳役……”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出现在眼前时,正常人都会窒息,因为电影、小说中也没有如此大范围的血腥镜头啊。可是这一切却是真的,就发生在你我身边。

2013 年 4 月 7 日晚,中国大陆多家媒体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走出“马三家”。一位《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首席评论员,在拍摄《保印说新闻》第 16 期:辽宁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成人间地狱节目后,在微博表示,他在颤抖和极度悲愤中录完了节目,录完后他放声大哭!连见多识广的媒体人都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悲愤,可想那一幕幕是多么的惨烈。

“马三家”这个名字对世界人民来说并不陌生。自 1999 年 7 月 20 日以来,因上访和坚持信仰而在马三家等各地劳教所遭受严酷迫害的人员中,法轮功学员首当其冲。早在 2000 年,辽宁马三家的警察去香港游玩时,当有人问他们是哪儿的警察?他们都不敢说是马三家的,因为把十八个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投入男监就是马三家劳教所干的。

“马三家”惊梦



图片说明: 中共劳教所内的种种酷刑

作为人来讲,天生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马三家”有这么多邪恶的警察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切邪恶来自江泽民对法轮功下的“杀无赦”的毒令,来自中共邪灵对人性扭曲。罄竹难书的手段都是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过程中积攒起来的。

现在“马三家”已成了中共劳教所的代名词,那些恶毒、凶残的“警察”都是玷污了警察职业的罪犯。他(她)们一定想不到用残暴制造的美梦这么快地就要破灭了。

中共准备取消劳教制度,并不是中共进步的展示。不过是在越来越多国际、国内反劳教制度的舆论压力下,在内部争权的角斗中,当局企图掩盖罪恶的本质而作秀罢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继续,并且在更多地践踏法律,把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甚至判重刑,投入监狱而迫害。无论中共怎么做,天灭中共已成定局。

“马三家”的曝光,叫人从感官上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中共的邪恶。那些认为迫害法轮功与自己无关的人,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在人们闭上眼睛回避、默认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过程中,中共恶徒们练就了杀人的“本领”。社会上的许多凶杀案与灾难,都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贪官、恶徒们干的。他们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失去了人性。

无论是劳教所的恶警,还是监狱的恶警,都应该从中共给你们的“美梦”中惊醒了,因为当迫害法轮功的罪恶大白于天下之时,就是天灭中共到来之时。这一天还远吗?(文/大陆法轮功学员)◇